

晏幾道《小山詞》「清壯頓挫」之 意義探析

卓清芬*

提 要

北宋詞人晏幾道(1038-1110),有《小山詞》一卷行世。其摯友黃庭堅(1045-1105)在〈小山集序〉中提到晏幾道詞的特色:「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指出其詞融合了「詩人句法」,產生「清壯頓挫」的美感特質,達到「能動搖人心」的藝術效果。

「清壯頓挫」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由於黃庭堅並未解釋「清壯頓挫」的意涵,也未援引詞例說明,以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尋繹「清壯頓挫」運用在文學批評上的脈絡,再從黃庭堅的詩論、文集,以及宋人的筆記、詩話中釐清「清壯頓挫」的意義。筆者以為,黃庭堅所謂的「清壯」,主要涵蓋了兩個不同的層面,一是品格風骨的卓犖不群,一是立意修辭的清新不俗;「頓挫」主要是指章法布局的宛轉曲折。《小山詞》「清壯頓挫」的特質,和「寓以詩人句法」的表現方式有關。在篇幅簡短的令詞中展現了轉折錯綜的章法,造成情感的波瀾起伏。或以矛盾對立形成情感的跌宕衝擊;或以委婉鋪敘、宛轉層遞的筆法突顯情感的往復低徊,為柔緩的令詞開展出具有抑揚抗墜之致的新風貌。

關鍵詞:晏幾道、小山詞、清壯頓挫、詩人句法、宋詞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An analysis of the meaning of “qin-zhuang-dun-cuo” as shown in Yan Jidao’s *Xiaoshan ci*

Cho Ching-F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orth Sung Dynasty poet Yan Jidao (1038-1110 AD) wrote the lyric poetry album *Xiaoshan ci*. In the prologue, Yan’s close friend, Huang Tingjian comments on his poetry, “While experimenting with Yuefu poetry, Yan employs poetic composition methods. The result is ‘qin-zhuang-dun-cuo,’ that moves men’s hearts.” Huang points out that it is the poetry composition method used in writing lyric poetry that induces the artistic effect he calls “qin-zhuang-dun-cuo” that has the ability to move our hearts.

So what is meant by “qin-zhuang-dun-cuo?” The absence of either definition or exemplary poems illustrating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by Huang Tingjian has led to the proposal of various theories. The author intends to trace the use of “qin-zhuang-dun-cuo” in literary criticism, supplemented by Huang’s poetry critiques, collections, and notes/poetry theories by Sung scholars, in order to pin down the term’s correct interpretat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qin-zhuang has two readings; one is of a distinctively noble character, while the other is novel in theme and rhetorical methods. Dun-cuo mainly refers to the subtle changes of mood in composition. *Xiaoshan ci* has the character of being qin-zhuang-dun-cuo because it has been composed with methods of poetry composition. The complex and ever varying writing style incites emotional twists in the reader within these compact poems. Sometimes, the simultaneous presentation of contrastive themes causes an emotional impact; sometimes, the subdued description and

indirect unfolding of the theme conveys the feeling of hesitation and contradiction. The tame genre of lyric poetry is thus given a new face of compositional variations.

Keywords: Yan Jidao, Xiaoshan ci, qin-zhuang-dun-cuo, method of composition of a *shi* poet, creating *ci* from *shi*, Sung ci

晏幾道《小山詞》「清壯頓挫」之意涵探析

卓清芬

一、前言

北宋詞人晏幾道（1038-1110）的《小山詞》，¹向以風流綺麗著稱。²其摯友黃庭堅（1045-1105）在〈小山集序〉中提到晏幾道詞的特色：「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³指出其詞融合了「詩人句法」，產生「清壯頓挫」的美感特質，達到「能動搖人心」的藝術效果。

或許因為《小山詞》「獨可追逼《花間》」的印象深入人心，⁴南宋詞家在使用「詩人句法」、「清壯頓挫」等詞語時，通常用以指涉蘇軾、張孝祥、辛棄疾等豪壯詞風，⁵而《小山詞》清壯頓挫的特質，遂為論者所忽視。從南宋到清代，詞評家雖經常轉引黃庭堅〈小山集序〉之語，⁶但只是籠統概括的引用，並未詮釋「清壯頓

¹ 據涂木水：〈關於晏幾道的生卒年和排行〉一文，作者走訪晏氏故里，查閱《東南晏氏重修宗譜》，確定晏幾道生於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卒於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七十三歲。見《文學遺產》1997年第1期，頁107。

² 清·陳廷焯：《詞壇叢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722。

³ 宋·黃庭堅：《山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內集〉卷16，頁22。

⁴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1968年）：「其詞在諸名勝中，獨可追逼花間，高處或過之」，卷21，頁4-5。

⁵ 宋·湯衡：〈張紫微雅詞序〉：「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金·元好問：〈新軒樂府引〉：「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金·王若虛：《滹南詩話》引文伯起言：「先生（按：指蘇軾）……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見張惠民編：《宋代詞學資料匯編》（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23、245、81。

⁶ 如宋·王灼：《碧雞漫志》、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評》、清·江順詒輯：《詞學集成》，見唐圭璋

挫」的意涵，直到當代，才有少數幾篇相關的研究論文作更進一步的探討。由於黃庭堅並未解釋「清壯頓挫」的意義，也未援引詞例說明，以致學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如楊海明將「頓挫」理解為詞情的層遞，⁷鍾陵將「清壯頓挫」理解為音聲清壯。⁸殷光熹解讀為「沉鬱頓挫」，⁹顧易生、（韓）金昌娥則認為是「清新、壯闊、沉鬱、頓挫」。¹⁰蔣哲倫、傅蓉蓉認為「清」指小山詞意境的明淨澄澈，語言的雅致脫俗，「壯」字與婉約的小山詞貌離神合，指生命激情與現實產生了嚴重碰撞後產生的深沉而真摯的感慨，「頓挫」指的是句勢的收縱起伏。¹¹葉幫義則認為「清壯頓挫」與作品的情感、意趣與氣骨方面有關。¹²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學者對於「清壯頓挫」的詮解各不相同。有人認為《小山詞》的「清壯」表現在音聲方面，也有人不認為《小山詞》具有闊大雄奇之美，或對「清壯」避而不談，或以「沉鬱」取代「清壯」。對於「頓挫」的理解則較傾向於收縱起伏的藝術技巧。

「清壯頓挫」是黃庭堅深入了解晏幾道其人其詞所作的整體評述，「清壯頓挫」的意涵究竟是什麼？《小山詞》如何展現「清壯頓挫」的特質，達到「能動搖人心」的效果？筆者以為，若要明瞭「清壯頓挫」的意涵，應先尋繹「清壯頓挫」運用在文學批評上的脈絡，再從黃庭堅的詩論、文集，以及宋人的筆記、詩話中進一步釐清「清壯頓挫」之本意，並從《小山詞》的詞句探討「清壯頓挫」由詩學進入詞學

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86、978、3267。

- ⁷ 楊海明《唐宋詞史》（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6年）：「〈蝶戀花〉（夢入江南煙水路）這種回環轉折，就使詞情顯出既層層深入，又節節『頓挫』的形勢來。」頁261。
- ⁸ 鍾陵：〈清壯頓挫小山詞〉：「狹邪之大雅，是寫男女戀情中的正聲；豪士之鼓吹，則是抒慷慨之音中的亢調烈響。音聲清壯，自與流俗之調絕異。」《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頁40，此文又見於《南京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頁10。
- ⁹ 殷光熹：〈悲怨深婉、沉鬱頓挫的小山詞〉：「一種鬱鬱不樂、怨恨不平之氣在詞中流轉，有時深沉，有時空遠，有時意內言外，有時直抒胸臆……凡此種種，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小晏詞中沉鬱頓挫的特色。」《雲南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第25卷第2期，（1993年4月），頁41。
- ¹⁰ 顧易生、（韓）金昌娥：〈宋代江西詞人晏殊、晏幾道、歐陽修、黃庭堅的詞論〉，《陰山學刊》1996年第2期，頁91。
- ¹¹ 蔣哲倫、傅蓉蓉：《中國詩學史·詞學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頁61-63。
- ¹² 葉幫義：〈清壯頓挫—小山詞與蘇門詞主體性創作的表徵〉，《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頁67。

批評的意義，期望能較清楚的掌握《小山詞》「清壯頓挫」的意涵。

二、清壯頓挫的意涵

「清壯頓挫」最早出現在晉·陸機〈文賦〉對文體特性的描述：

箴頓挫而清壯。

《文選》唐·李善注曰：「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唐·張銑注曰：「箴所以刺前事之失者，故須抑折前人之心，使文清理壯也。頓挫，猶抑折也」。¹³「箴」屬勸諫告誡的文類，其目的在「譏刺得失」、「抑折人心」。「頓挫」在此有「抑制轉折」、「抑壓摧折」、使其歸正之意。¹⁴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孔融傳贊》云：

北海天逸，音情頓挫。

唐·李賢注：「頓挫，猶抑揚也」。¹⁵這裡的「頓挫」形容情感、聲調的抑揚起伏。

唐·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並序：

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灠頓挫，獨出冠時。¹⁶

這裡的「頓挫」形容舞姿動作的轉折變化。

「頓挫」運用在文學作品的評論上，最著名的例子便是杜甫的〈進鵬賦表〉：

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也。¹⁷

¹³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古迂書院刊本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卷17，頁310。

¹⁴ 韓成武〈「沉鬱頓挫」新解〉：「因為做出錯事是由於心思不正，所以必須『抑折』之。抑，就是壓制、阻止；折，就是扭轉而使之歸正」，《學術研究》2004年第10期，頁139。

¹⁵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臺北：新陸書局，1964年），卷100，鄭孔荀列傳第60，頁857。

¹⁶ 唐·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並序，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卷18，頁882。

這是杜甫對自己作品的評論。他將自己的作品分成兩類：思慮深湛、托旨遙渺的作品，可比揚雄；即興應對、機敏成章的作品，可擬枚臯。¹⁸這裡的「頓挫」，指情感起伏跌宕，於作品中呈現抑揚變化之勢。¹⁹

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有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²⁰

元結任道州刺史時，有感於民不聊生，而稅賦苛重，甚於賊寇之掠奪，因此作〈春陵行〉、〈賊退示官吏〉，傳達下情，冀以感悟君上。馬茂元《唐詩選》評曰：「境陷矛盾，故其情哀而婉；關鎖全篇，故其章曲而深。老杜所謂『微婉頓挫之詞』，可由此窺入」²¹。這裡的「頓挫」，指轉折迂曲的章法結構。

宋·黃庭堅以「頓挫」強調命意的曲折變化。宋·范溫《潛溪詩眼》云：

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如杜子美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此詩前賢錄為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

又云：

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

¹⁷ 唐·杜甫：〈進鵬賦表〉，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之一〉，頁1041。

¹⁸ 蕭麗華：《論杜詩沉鬱頓挫之風格》：「杜甫在此表中將自己的作品分為兩類，一為『沉鬱頓挫』，一為『隨時敏捷』，前者指思慮深湛，托旨遙渺的作品；後者指即興應對、機敏成章的作品，揚雄、枚臯則是他用來形容自己兩類作品的具體比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5月），頁36。

¹⁹ 蕭麗華：《論杜詩沉鬱頓挫之風格》：「『頓挫』則不離抑揚變化之勢，是作者心緒情感凝聚氣韻，縱橫傾洩，而在作品中形成一種頓宕變化之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5月），頁38。

²⁰ 唐·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12，頁603。

²¹ 馬茂元選注：《唐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384。

挫高雅。²²

〈論作詩文〉：

但始學詩，要須每作一篇輒須立一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焉，乃為成章耳。

23

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開篇以「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點出全篇意旨，從「甫昔少年日」到「再使風俗淳」言儒冠事業；從「此意竟蕭條」到「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言其見韋之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以傳誦其詩點出「真知」之意。然宰相職在薦賢，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真不能薦賢，便打算離去，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踈踈」，然離去又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心知不能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沉懷辭大臣」。如此便相忘於江湖之外，不得而見，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²⁴黃庭堅認為「此詩布置最得正體」，而「頓挫」便在立意的跌宕曲折之間顯現出來。

「頓挫」在文學批評上的意義，從「抑制轉折」發展到「立意布置的轉折變化」，在用法上的共通點便是「起伏轉折的表達方式」。²⁵黃庭堅尤其重視命意的起伏轉折，從章法布局講求「頓挫」之姿，這是後學者在研究《小山詞》時不得不留意的。

至於「清壯」的意義，唐·張銑注「箴頓挫而清壯」時提出「文清理壯」，「清壯」指文理清晰有力的展現。唐人經常以「清」字評詩，如殷璠《河嶽英靈集》謂李頎「發調既清」²⁶、高仲武《中興間氣集》謂于良史詩「清雅」²⁷、杜甫〈戲為六

²² 此段引文連同前一則均為黃庭堅論詩之語。原文「頓挫高雅」之後有註：「玉屑、竹莊、草堂詩話引至此」宋·范溫：《潛溪詩眼》，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頁325-326。

²³ 宋·黃庭堅：《山谷集》〈別集〉卷6，頁4。

²⁴ 黃庭堅原文見宋·范溫：《潛溪詩眼》，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頁324-325。

²⁵ 「頓挫」在書法上亦指起伏轉折的表達方式。桂第子譯注：《宣和書譜》（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李邕）邕初學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既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注曰：「頓挫，跌宕轉折；起伏，高低不平。此頓挫起伏，皆謂運筆。」頁172-173。黃庭堅：〈題蔡君謨書〉：「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山谷集》〈別集〉卷10，頁12。

²⁶ 唐·殷璠：《河嶽英靈集》卷上，見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年），第

絕句〉之五：「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等²⁸，「清」字指風格和修辭的清新。²⁹

宋代以「清」字評論詩文的比例相當高，尤其是蘇軾。³⁰如〈京師哭任遵聖〉：

文章小得譽，詩語尤清壯。³¹

這裡的「清壯」指任孜詩清新雄健的風格。

黃庭堅跋陶淵明〈飲酒〉（衰榮無定在）：

陶淵明此詩，乃知阮嗣宗當斂衽，何況鮑、謝諸子邪？詩中不見斧斤，而磊落清壯，惟陶能之。³²

所謂「不見斧斤」，指「不煩繩削而自合」的自然渾成，³³而「磊落清壯」，則是指陶淵明體悟人事榮枯無常的道理，胸次豁達，磊落瀟灑。「清壯」是詩人性情襟抱的流露，黃庭堅認爲詩是性情的展現，³⁴在〈宿舊彭澤懷陶令〉以「沉冥一世豪」推重陶淵明，將其比擬爲諸葛亮。³⁵磊落清壯的風格，是內蘊的豪情壯志顯露於外的結果。

「清」尙有「不俗」的意涵，黃庭堅以「清」作爲「俗」的對立面。如〈書嵇叔夜詩與姪榘〉：

89 卷，〈唐代詩文總集叢編〉3，頁 99。

²⁷ 唐·高仲武輯：《中興間氣集》卷上，見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年），第 89 卷，〈唐代詩文總集叢編〉3，頁 165。

²⁸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卷 1，頁 398。

²⁹ 蔣寅：〈古典詩學中「清」的概念〉：「清作爲一種成熟的風格，到唐代可以說已充分完成，……清則成爲與風格和修辭相聯繫的基層概念」，《中國社會科學》2000 年第 1 期，頁 153。

³⁰ 張海鷗：《北宋詩學》（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 年）：「清字凡千餘見……在蘇軾評詩論藝的常用詞彙中，清是使用率最高的概念」，頁 165-166。

³¹ 宋·蘇軾：《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頁 129。

³² 宋·不知撰人：《漫叟詩話》，見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1981 年），頁 363-364。

³³ 宋·黃庭堅：〈題意可詩後〉，黃庭堅：《山谷集》〈內集〉卷 26，頁 9。

³⁴ 宋·黃庭堅：〈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詩者，人之情性也」，黃庭堅：《山谷集》〈內集〉卷 26，頁 10。

³⁵ 宋·黃庭堅：〈宿舊彭澤懷陶令〉：「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豪。……淒其望諸葛，抗麟猶漢相」，黃庭堅：《山谷集》〈內集〉卷 4，頁 11。

叔夜此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學作詩者，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世故者，暫而攬其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何況探其義味者乎？³⁶

〈再次韻兼簡履中南玉三首〉之一：

李侯詩律嚴且清，諸生廣載筆縱橫。句中稍覺道戰勝，胸次不使俗塵生。³⁷

黃庭堅認為詩是性情、涵養、人格的反映，故可「誦其詩而想見其人」³⁸。所謂「不俗」，是從人品胸次而觀。〈書繪卷後〉：

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³⁹

〈題王觀復書後〉：

此書雖未極工，要是無秋毫俗氣。蓋其人胸中塊壘，不隨俗低昂，故能若是。

40

要有獨立不群的人格、嶄崎磊落的風骨、臨事不屈的節操，乃為「不俗」。如何能做到「不俗」？須從讀書而來：

〈與聲叔六姪書二〉之一：

但使腹中有數百卷書，略識古人義味，便不為俗士矣。⁴¹

多讀書，自然下筆不凡。〈跋東坡樂府〉：

缺月掛疏桐（詞略）東坡道人在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⁴²

³⁶ 宋·黃庭堅：《山谷集》〈別集〉卷10，頁3。

³⁷ 宋·黃庭堅：《山谷集》〈內集〉卷6，頁2。

³⁸ 宋·黃庭堅：〈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黃庭堅：《山谷集》〈內集〉卷26，頁10。

³⁹ 宋·黃庭堅：《山谷集》〈內集〉卷29，頁8-9。

⁴⁰ 宋·黃庭堅：《山谷集》〈外集〉卷9，頁9。

⁴¹ 宋·黃庭堅：《山谷集》〈別集〉卷17，頁10-11。

⁴² 宋·黃庭堅：《山谷集》〈內集〉卷26，頁4-5。

除了讀書之外，道德的涵養也是「不俗」的要件之一。〈書繪卷後〉：

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
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⁴³

「清」亦有「新穎」之意。黃庭堅〈再用前韻贈子勉四首〉之三：

句法俊逸清新，詞源廣大精神。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⁴⁴

〈張翊父哀詞〉：

作詩清壯，能為不經人道語。⁴⁵

建安七子和盛唐李杜等人，積學博識，故辭彙源源不絕，新穎脫俗。蔣寅〈古典詩學中「清」的概念〉指出：「『清』意味著超脫凡俗，而『俗』的病根即在陳熟平凡，所以『清』從立意修辭上說，首先必須戒絕陳熟，力求新異。……清代申頌《耐俗軒課兒文訓》：子美又有『詩清立意新』之句，得此五字而其旨始暢。其言立意新者，發古人所未發也。立意既新，而氣象自然清明者，以陳詞不能發揮新意，即意遣辭，而浮躁累氣自斥也」。⁴⁶「清」指立意遣辭的新穎獨特，避免陳熟庸俗，故「能為不經人道語」。

黃庭堅追求獨創，有自成一家的期許。〈題樂毅論後〉：

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⁴⁷

其所自作，亦致力於前人未嘗道處。宋·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下云：

至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造前人未嘗道處，自為一家，此其妙也。⁴⁸

詩文除追求出塵拔俗之外，還要有「遠韻」。〈與黨伯舟帖七〉：

然詩頌要得出塵拔俗，有遠韻而語平易，不知曾留意尋此等師匠楷模否？⁴⁹

⁴³ 宋·黃庭堅：《山谷集》〈內集〉卷29，頁8。

⁴⁴ 宋·黃庭堅：《山谷集》〈內集〉卷12，頁7。

⁴⁵ 宋·黃庭堅：《山谷集》〈外集〉卷8，頁1。

⁴⁶ 蔣寅：〈古典詩學中「清」的概念〉，《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頁155。

⁴⁷ 宋·黃庭堅：《山谷集》〈內集〉卷28，頁3。

⁴⁸ 丁仲祐編訂：《續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210。

所謂「遠韻」，指深遠蘊藉的意味風韻，宋·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於此。清廟之瑟，一唱三歎，遠矣哉。⁵⁰

詩文立意新穎不俗，造語渾成自然，有含蓄不盡的餘韻，才能達到黃庭堅心目中的理想標準。

綜上所述，「清壯」涵蓋了兩層意義，一是作者的人品胸次，包含嶮崎磊落的品格風骨以及不隨人俯仰的豪氣；一是作品的立意修辭，力求新穎，務去陳俗，呈現出清新開闊的個人風貌。

三、《小山詞》「清壯頓挫」之意涵

從前一節的論述可以推知，黃庭堅所謂的「清壯頓挫」，分指不同的層面，「清壯」指內在品格風骨的卓犖不群和外顯立意修辭的清新不俗，「頓挫」指章法布局的宛轉曲折。以下從《小山詞》的序文和詞句，具體分析黃庭堅謂其「清壯頓挫」的主要涵義。為免繁冗，凡引文出自黃庭堅〈小山集序〉及晏幾道《小山詞》者，在文後以括號標明四庫全書本《山谷集》和朱孝臧編《彊村叢書》本《小山詞》的頁數，不另行加註。

（一）清壯

1、品格風骨的卓犖不群

黃庭堅在〈小山集序〉中對晏幾道的人品有所描述：

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磊隗權奇，疏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模。常欲軒輕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沉於下位。

⁴⁹ 宋·黃庭堅：《山谷集》〈別集〉卷18，頁14。

⁵⁰ 宋·姜夔：《白石道人詩說》，見臺靜農編：《百種詩話類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1639。

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槃跚勃窣，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為有臨淄之風爾，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叔原者皆愠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饑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為然。（卷 16，頁 22-23）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了解晏幾道為人處世的幾個特色：其一，磊隗權奇，疏於顧忌。晏幾道特立獨行，宋元筆記詞話中多有記載。如：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

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兩為作〈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黃花笑靨深。初過雁，已聞砧，綺羅叢裏勝登臨。須教月戶纖纖玉，細捧霞觴灑灑金。」「曉日迎長歲歲同，太平簫鼓間歌鐘。雲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開昨夜風。羅幕翠，錦筵紅，釵頭羅勝寫宜冬。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罇對月空。」竟無一語及蔡者。⁵¹

元·陸友仁《硯北雜志》引邵澤民云：

元祐中，叔原以長短句行，蘇子瞻因黃魯直欲見之，則謝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舊客，亦未暇見也。」⁵²

即使「仕宦連蹇」、「陸沉下位」，只做了潁昌府許田鎮監官、開封府推官⁵³，晏幾道也不願攀附權貴，以求梯榮。

其二，疏離仕途功名，不肯趨附流俗。晏幾道「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文章翰墨，自立規模」、「論文自有體，不肯一作新進

⁵¹ 宋·王灼：《碧雞漫志》，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86。

⁵² 元·陸友仁：《硯北雜志》，見《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78年），第22編，卷上，頁2下。

⁵³ 同上註，頁3上。又：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世界書局，1964年），168冊，刑法4·獄空門：「徽宗崇寧四年閏二月六日詔，開封府獄空，王寧特轉兩官，兩經獄空推官晏幾道、何述、李注」，頁6664。

士語」，身負博學高才，卻不願遵循科舉考試的規範，以致仕途偃蹇，半生潦倒。晏幾道有意與詭譎多變的政治保持距離。〈與鄭介夫〉：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⁵⁴

競逐權勢名利的政壇，就像拼鬥激烈的築毬場，晏幾道選擇在場外冷眼旁觀。他明白眼前的榮寵雖然盛極一時，但終究會成為過眼雲煙。鍾陵〈清壯頓挫小山詞〉指出：「晏幾道既不趨從舊派，也不攀附新黨，在起伏多變的政治風濤中，他超然旁觀」⁵⁵。〈觀畫目送飛雁手提白魚〉一詩正可反映這種心態：

眼看飛雁手攜魚，似是當年綺季徒。仰羨知幾避繒繳，俯嗟貪餌失江湖。人間感緒聞詩語，塵外高蹤見畫圖。三嘆繪毫精寫意，暮冥傷酒兩躊躇。⁵⁶

或因目睹父親晏殊（991-1055）在政壇上的起落浮沉，⁵⁷晏幾道不願捲入政治的漩渦之中，知機避禍，遠離是非，才是明哲保身之舉。

其三，任真癡狂。黃庭堅列舉四事以證明晏幾道之癡「亦自絕人」，筆者以為，此「癡」又可分為「孤高率真」和「癡情執著」兩個層面。

以孤高率真而言，不踐貴人之門、不作新進士語，顯示其睥睨世俗、孤高耿介的性格；「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饑而面有孺子之色」，則是率性天真的表現。黃庭堅〈次韻答叔原會寂照房呈稚川〉云：「吾儕癡絕處，不減顧長康」（〈外集〉卷一，頁34），認為自己和晏幾道、王鉉的「癡絕」，不減晉代有「才絕，畫絕，癡絕」之稱的顧愷之。顧愷之的「癡」亦是純真率性的流露，史書上多有記載。⁵⁸晏

⁵⁴ 清·厲鶚：《宋詩紀事》（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卷25，頁18。

⁵⁵ 鍾陵：〈清壯頓挫小山詞〉，《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頁40，此文又見於《南京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頁10。

⁵⁶ 清·厲鶚：《宋詩紀事》，卷25，頁19。

⁵⁷ 晏殊於仁宗慶曆元年（1041）拜相，慶曆四年（1044）罷相，出知潁州，後徙陳州、知永興軍、河南府，至和元年（1054）因病請歸京城，至和二年（1055）卒，年六十五。見林明德：《晏幾道及其詞》（臺北：文馨出版社，1975年），頁6-9。

⁵⁸ 顧愷之的「癡」，請參看唐·房玄齡等奉敕撰：《晉書》（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卷92，列傳第62〈文苑·顧愷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

幾道悖離世俗，縱情恣肆，由詞中出現多次的「狂」字可見一斑：「天將離恨惱疏狂」（〈鷓鴣天〉，頁 670）、「儘有狂情鬪春早」（〈泛清波摘徧〉，頁 691）、「殷勤理舊狂」（〈阮郎歸〉，頁 701）、「狂情錯向紅塵住」（〈御街行〉，頁 716）、「一寸狂心未說」（〈六么令〉，頁 710）等。「狂」字除了描寫熾熱的感情外，也顯示自己不合流俗的狂傲性格。清·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殷勤理舊狂』，五字三層意。『狂』者，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發見於外者。狂已舊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狂若有甚不得已者」。⁵⁹「一肚皮不合時宜」，本是蘇軾侍妾朝雲形容蘇軾之語。⁶⁰晏幾道與蘇軾的差異，就在「狂」的外放與內斂。黃庭堅所舉的「四癡」，正是一肚皮不合時宜發見於外的表現，縱然認真檢視自己素日的狂態，卻也明白「狂」已是積習難改，成爲生命中根深柢固的一部分。張海鷗〈中國文化中的「疏狂」傳統與宋代文人的「疏狂」心態〉一文指出：「宋人所謂疏狂，帶有疏離仕途規範和儒家名教、放縱生命本真形態的自由傾向」，⁶¹晏幾道正是如此。《小山詞》中受到理學家程頤賞愛的名句：「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⁶²（〈鷓鴣天〉，頁 671），便寫出掙脫禮教束縛、追尋愛情自由的渴望。

以癡情執著而言，晏幾道對情感執著認真，無怨無悔。黃庭堅謂「人百負之而不恨，己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刻劃出晏幾道純真誠摯的性格。《小山詞》中不乏一往情深的例子，如：「欲將恩愛結來生，只恐來生緣又短」的絕望沉痛（〈木蘭花〉，頁 689）、「夢魂縱有也成虛，那堪和夢無」的惆悵悲涼（〈阮郎歸〉，頁 701）、「羅衣著破前香在，舊意誰教改」的癡情執著（〈虞美人〉，

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頁 44-45。

⁵⁹ 清·況周頤：《蕙風詞話》，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4426。

⁶⁰ 宋·費袞：《梁溪漫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卷 4，頁 134。

⁶¹ 張海鷗：《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 11。

⁶² 宋·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卷 19，頁 6 下。

頁 828)、「要問相思，天涯猶自短」的深摯纏綿(〈清商怨〉，頁 743)，均可見到晏幾道在情感上的癡迷眷戀，以及遭受阻礙時的幽怨淒涼。縱然明白「自古悲涼，是情事、輕如雲雨」(〈解佩令〉，頁 749)、「從來往事都如夢」(〈踏莎行〉，頁 740)的道理，也一再受到感情的傷害：「齊斗堆金，難買丹誠一寸真」(〈采桑子〉，頁 738)、「細想從來，斷腸多處，不與者番同」(〈少年游〉，頁 726)，仍是執著無悔：「當年信道情無價，桃葉尊前論別夜」(〈玉樓春〉，頁 698)、「斷雲殘雨當年事，到如今、幾處難忘」(〈風入松〉，頁 742)、「有情不管別離久，情在相逢終有」(〈秋蕊香〉，頁 743)。夏敬觀手批評點《小山詞》跋尾指出：「晏氏父子嗣響南唐二主，才力相敵，蓋不特辭勝，猶有過人之情」。⁶³晏幾道肯定情感的意義與價值，其「過人之情」，便在對於「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的悲歡離合之事難以釋懷，因而「感光陰之易遷，歎境緣之無實」，⁶⁴在詞中追憶往事，寓其微痛纖悲，可謂與《紅樓夢》同一機杼。⁶⁵

其四，豪情慷慨，別有懷抱。晏幾道為人「縱馳不羈」、「尙氣磊落」，⁶⁶英宗治平年間，與黃庭堅、王肱結識，常攜酒客吳無至相與豪飲。⁶⁷神宗熙寧年間，友人鄭俠上書反對新法，請罷呂惠卿，並繪流民圖呈上。鄭俠因此被捕，晏幾道也遭受牽連入獄，後因神宗賞識其才而釋出。⁶⁸元豐元年(1078)，王肱去世，晏幾

⁶³ 朱孝臧輯校編撰：《彊村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 752。

⁶⁴ 宋·晏幾道：〈小山詞序〉：「考其篇中所記悲歡合離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無然，感光陰之易遷，嘆境緣之無實也。」見朱孝臧輯校編撰，《彊村叢書》，頁 654。

⁶⁵ 當代學者多將晏幾道與曹雪芹和《紅樓夢》相提並論。如子樵：〈晏叔原與曹雪芹〉：「〈小山詞序〉最後幾句：『考其篇中所記悲歡合離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無然，感光陰之易遷，嘆境緣之無實也。』若移置《紅樓夢》序裡，將無人能移易一字。曹雪芹愛用『夢』、『幻』等字，與之正同」，谷風出版社編輯部編：《藝林叢錄》(中和：谷風出版社，1986年)，頁 371。又：楊海明：《唐宋詞史》(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6年)，頁 247-263、高國藩，〈論晏幾道的癡情—兼談林黛玉的癡情〉，《撫州師專學報》1997年第4期，頁 1-6亦談及《小山詞》與《紅樓夢》的關聯。

⁶⁶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其為人雖縱馳不羈，而不苟求進，尙氣磊落，未可貶也」，卷 21，頁 4-5。

⁶⁷ 宋·黃庭堅：〈書吳無至筆〉：「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屢嘗與之飲，飲間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俠也」，《山谷集》〈內集〉卷 25，頁 17。

⁶⁸ 宋·趙令時：《侯鯖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晏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略)，裕陵稱之，即令釋出」卷 4，頁

道爲其文集作序⁶⁹。元豐二、三年，黃庭堅赴吏部等候改官，與晏幾道時相往返，兩人與在京師爲官的王洙交情莫逆，暢飲縱論，意興風發。從黃庭堅的詩文中可看出他們志同道合的交誼：「故人哀王孫，交味耐久長。置酒相暖熱，愜於冬飲湯」、「苦寒無處避，唯欲酒中藏」（〈次韻答叔原會寂照房呈稚川〉，〈外集〉，卷一，頁 34）、「平生所懷人，忽茲共榻牀。常恐風雨散，千里鬱相望。斯游豈易得，淵對妙濠梁」（〈同王稚川晏叔原飯寂照房得房字〉，〈外集〉，卷一，頁 35）、「僧窗茶煙底，清絕對二妙。俱含萬里情，雪梅開嶺徼」（〈次韻叔原會寂照房得照字〉，〈外集〉，卷一，頁 35）、「詩入雞林市，書邀道士鵝。雲間晏公子，風月興如何」、「對酒誠獨難，論詩良不易。人生如草木，臭味要相似」（〈自咸平至太康鞍馬間得十小詩寄懷晏叔原并問王稚川行李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此他日醉時與叔原所詠因以爲韻〉，〈外集〉，卷六，頁 8）。

晏幾道篤於風義，瀟灑豪邁，頗負盛名。黃庭堅謂：「晏子與人交，風義盛激昂」（〈同王稚川晏叔原飯寂照房得房字〉，〈外集〉，卷一，頁 35）、「聲名九鼎重，冠蓋萬夫望」（〈次韻答叔原會寂照房呈稚川〉，〈外集〉，卷一，頁 34），又以「人英」、「豪士」稱許晏幾道，所謂「豪士之鼓吹」⁷⁰，便指《小山詞》呈顯出晏幾道豪邁慷慨的性格。

晏幾道「持論甚高」、「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自我期許甚高。從詩詞中可見其不凡的抱負：「少陵詩思舊才名」（〈臨江仙〉，頁 660）、「白頭王建在，猶見詠詩人」（〈臨江仙〉，頁 661）、「犢鼻生涯一酒壚，當年嗤笑欲何如。窮通不屬兒曹意，只有真人愛子虛」（〈題司馬長卿畫像〉）、⁷¹「故園三度羣花謝，曼倩天涯猶未歸」（〈鷓鴣天〉，頁 672）。晏幾道以漢代的司馬相如、東方朔和唐代的杜甫、王建自比，顯示其才華器識的出眾。但因縱馳不羈、疏於顧

102。按：此詩即前文所引〈與鄭介夫〉。

⁶⁹ 宋·黃庭堅：〈王力道墓誌銘〉：「力道之兄……曰：知吾弟者，莫若吾友臨川晏叔原幾道、豫章黃魯直庭堅。將請叔原序其文而屬魯直銘其墓」，《山谷集》〈內集〉卷 23，頁 3。按：晏幾道此序已亡佚。

⁷⁰ 宋·黃庭堅：〈小山集序〉，《山谷集》〈內集〉卷 16，頁 23。

⁷¹ 清·厲鶚：《宋詩紀事》，卷 25，頁 19。

忌的性格，以及孤高耿介、不願依附黨派的作風，使他仕途坎坷，淪為驅馳四方的風塵小吏，在「衣化客塵今古道，柳含春意短長亭」（〈浣溪沙〉，頁 706）、「南去北來今漸老，難負尊前」（〈浪淘沙〉，頁 718）的碌碌奔波中消磨歲月。鍾陵〈清壯頓挫小山詞〉一文指出，晏幾道「以東方朔自況，含有被迫『依隱玩世』碌碌無為的失意，更有『雖欲盡節效情』，而終未能為世所用的悲慨」。⁷²從晏幾道的詠蓮詞「可恨良辰天不與，才過斜陽，又是黃昏雨。朝落暮開空自許，竟無人解知心苦」（〈蝶戀花〉，頁 666），顯示了蹉跎一生的憾恨和淪落不遇的打擊。自我的期許全數落空，知音難覓，心中的痛苦無人理解。

晏幾道的個性豪縱不羈、任真癡狂，疏離仕途規範，不肯趨附流俗。品格風骨的卓犖不群，便是「清壯」的第一層涵義。

2、立意修辭的清新不俗

宋詩致力追求獨創，自成一家，⁷³能造前人所未嘗道處。宋人常以「自是一家」或「自成一家」稱賞《小山詞》的新穎獨創。如晁補之：

晏叔原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⁷⁴

王灼《碧雞漫志》：

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⁷⁵

《小山詞》立意修辭新穎獨到，具有豐富的想像力。「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鷓鴣天〉，頁 667），寫歌妓盡情歌舞的酣暢和全意傾注的熱情，對偶工整，設色濃麗，散發富貴雍容的氣息。又以倒裝句法強調「舞低」、「歌盡」

⁷² 鍾陵：〈清壯頓挫小山詞〉，《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頁41，此文又見於《南京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頁11。

⁷³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特色〉：「宋詩受當代學風影響，表現在傳承與開拓上，大端在自我期許獨到創獲，極致在追求自成一家」，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頁79。

⁷⁴ 宋·趙令時：《侯鯖錄》，卷7，頁184。

⁷⁵ 宋·王灼：《碧雞漫志》，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83。

的淋漓盡致和時光流逝的匆促，新穎工巧，獨具一格。清·劉熙載《藝概·詞概》謂「叔原貴異」，⁷⁶便著眼於其造語鍊字的高華穎異。

應權相蔡京之請而作的〈鷓鴣天〉：

九日悲秋不到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黃花笑靨深。 初過雁，已聞砧，綺羅叢裏勝登臨。須教月戶纖纖玉，細捧霞觴盪盪金。（頁673）

夏敬觀手批評點此詞云：「重九詞新意」，⁷⁷指出晏幾道跳脫重陽節令詞悲秋、念遠、懷人等俗套，反而以歌舞宴飲渲染歡樂豪華的氣氛，可謂別出心裁，迥異流俗。此詞的主旨無論是歌詠太平，⁷⁸或是對蔡京的諷刺，⁷⁹均與傳統的重陽詞大相逕庭。即使有「過雁」、「聞砧」、「風凋碧柳」的時序推移，也去除了秋日的感傷遲暮，而著重於醇酒美人、樂舞歌吹的奢華享樂。上下片歇拍兩句均以整鍊工麗的對偶形式出之，「碧」、「黃」、「金」、「玉」的色澤，為華麗富貴的排場增色不少。

〈鷓鴣天〉：

小令尊前見玉簫，銀燈一曲太妖嬈。歌中醉倒誰能恨？唱罷歸來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雲天共楚宮遙。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頁670-671）

此詞寫相思之情。上片記初見的情景：華燈酒筵之上，伊人清歌宛轉動聽，令人傾倒不已。「醉倒」的原因不只是酒，而是伊人的歌聲和美貌；「未消」的也不僅是酒意，而是對女子的傾慕之情。下片抒發宴罷歸來的刻骨相思：由於種種因素限制，兩人之間存在著難以跨越的距離。在漫長寂靜的春夜，無拘無束的夢魂一次次的突破了現實的阻礙，踏著遍地的楊花，悄悄來到她的身旁。俞陛雲《唐宋詞選釋》指

⁷⁶ 清·劉熙載：《藝概·詞概》，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3692。

⁷⁷ 朱孝臧輯校編撰：《彊村叢書》，頁673。

⁷⁸ 宋·晁端禮：〈鷓鴣天〉十首序：「晏叔原近作〈鷓鴣天〉曲，歌詠太平。輒擬之為十篇。野人久去輦轂，不得目睹盛事，姑詠所聞萬一而已。」見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彙評·兩宋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冊，頁342。

⁷⁹ 王雙啓編著：《晏幾道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7年）：「這種一反常態的寫法，未嘗不是對蔡京的諷刺」，頁75。

出：「結句情韻均勝，『謝橋』二句尤見新穎」，⁸⁰理學家程頤謂「鬼語也」，亦欣賞其幽幻縹緲的意境。清·厲鶚〈論詞絕句〉云：「鬼語分明愛賞多，小山小令擅清歌。世間不少分襟處，月細風尖喚奈何」⁸¹，其中「月細風尖」為晏幾道〈蝶戀花〉之詞句：「月細風尖垂柳渡，夢魂長在分襟處」（頁 666），藉著夢魂在當初分離的垂柳渡口徘徊，流露出難以割捨的深情。這兩句造語新奇，意境幽峭，與『謝橋』二句有異曲同工之妙。

夏敬觀經常以「意新」、「語新」或「作法變幻」評點《小山詞》。如〈蝶戀花〉「笑面凌寒，內樣妝先試」，評為：

「笑面凌寒」意生，「內樣」字生（頁 665）

〈蝶戀花〉「金剪刀頭芳意動」，評為：

「金剪刀頭」用「二月春風似剪刀」，接以「芳意動」，意新（頁 665）

〈蝶戀花〉（碧落秋風吹玉樹）一闋，評為：

七夕詞意新語新」（頁 666）

〈鷓鴣天〉：「歸來何處驗相思」，評為：

「驗」字新（頁 672）

〈更漏子〉：「遮悶綠」，評為：

「悶綠」字生（頁 712）

〈少年游〉：「西溪丹杏，波前媚臉，珠露與深勻；南樓翠柳，煙中愁黛，絲雨惱嬌顰」，評為：

前三句與次三句對，作法變幻（頁 725）

〈少年游〉（離多最是）一闋，評為：

雲水意相對，上分述而又總了，作法變幻（頁 726）

⁸⁰ 俞陛雲：《唐宋词選釋》（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頁 183。

⁸¹ 清·厲鶚著、董兆熊注：《樊榭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 7，頁 510。

〈采桑子〉（金風玉露初涼夜）一闕，評為：

語意俱新（頁 738）

所謂「意新」、「語新」、「作法變幻」，是指晏幾道能不蹈襲人語，擺落俗套，自出機杼，追求立意、修辭、作法上的新穎獨創，以達到出奇生新的效果。

晏幾道在修辭、作法上的新奇獨特，與黃庭堅〈小山集序〉所提到的「寓以詩人句法」有關。所謂「寓以詩人句法」，是指晏幾道使用宋代詩學中所強調的「詩法」⁸²入詞，將詩的語法、結構、格律、技巧等法度規則引入詞中。以上引詞句為例：「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運用了詩歌對偶、倒裝、鍊字的技巧；「風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黃花笑靨深」和「須教月戶纖纖玉，細捧霞觴灑灑金」，運用了詩歌對偶、鍊字、借鑒前人詩句的技巧；⁸³「碧雲天共楚宮遙」並非一般七言詩上四下三的句式，而是屬於三一三的「拗句」句法，並化用唐·李商隱〈過楚宮〉之首句和詩意：「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化用唐·張泌〈寄人〉詩意：「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欄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離人照落花」；「金剪刀頭芳意動」，「金剪刀頭」化用唐·賀知章〈詠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歸來何處驗相思」的「驗」字和「遮悶綠」的「悶」字，用詩歌「句中眼」的鍊字技巧，強調「一字之工」；⁸⁴「西溪丹杏，波前媚臉，珠露與深勻；南樓翠柳，煙中愁黛，絲雨惱嬌顰」，前三句與後三句對偶，用詩賦中較常見的長偶對技巧。

《小山詞》的「詩人句法」，與詞調的選擇密切相關。晏幾道經常使用句式整

⁸² 宋代黃庭堅首倡句法之學，對江西詩派影響深遠。「句法」從廣義而言，即為「詩法」。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2月）：「所謂『句法』，含義甚廣，既指詩的語言風格，又指具體的語法、結構、格律的運用技巧，而其精神，則在於對詩的法度規則與變化範圍的探討。」頁203。

⁸³ 「纖纖玉」、「灑灑金」截取唐·羅鄴〈題筓〉：「最宜輕動纖纖玉，醉送當觀灑灑金」，見清·康熙四十五年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654，頁7515。

⁸⁴ 宋·范溫：《潛溪詩眼》云：「句法以一字為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見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頁333。

齊的詞調，如〈木蘭花〉、〈玉樓春〉、〈浣溪沙〉、〈鷓鴣天〉、〈蝶戀花〉等全屬七言或以七言句式爲主的調式、全屬五言的〈生查子〉、七言和五言相間的〈武陵春〉、〈菩薩蠻〉等，共約佔全部詞作的百分之四十二左右。五言和七言，原本就是詩的句式，晏幾道在填寫這些詞調時，較唐宋以來的詞人更爲自覺的使用詩歌的句法和寫作技巧，對「法」的重視程度超越同時期的北宋詞人。

「拗句」、「倒裝」、「長偶對」等技法的運用，主要目的在於去熟生新，避俗求異。晏幾道「寓以詩人句法」的寫作方式，爲《小山詞》塑造出鮮明的個人風格，可析論如下：

其一，整齊妍鍊的美感：詞的句式多屬長短句，字數長短不一，參差不齊，以散行的句子爲主。晏幾道使用字數齊一的詞調，大量運用工巧的對偶，著重造語鍊字的精麗，以駢儷的詞句形成整齊妍鍊的美感。如〈臨江仙〉：「靚妝眉沁綠，羞臉粉生紅」（頁 659）、〈臨江仙〉：「柳垂江上影，梅謝雪中枝」（頁 659）、〈臨江仙〉：「沉水濃熏繡被，流霞淺酌金船」（頁 661）、〈鷓鴣天〉：「玉笙聲裡鸞空怨，羅幕香中燕未還」（頁 668）、〈鷓鴣天〉：「雲隨綠水歌聲轉，雪繞紅綃舞袖垂」（頁 668）、〈鷓鴣天〉：「橋成漢渚星波外，人在鸞歌鳳舞前」（頁 669）、〈生查子〉：「深深美酒家，曲曲幽香路」（頁 676）、〈浣溪沙〉：「南陌暖風吹舞榭，東城涼月照歌筵」（頁 703）等。除了一般的對偶，晏幾道也使用了詞中較少見的「隔句對」和「長偶對」。如〈兩同心〉：「拾翠處，閒隨流水；踏青路，暗惹香塵」、「好意思，曾同明月；惡滋味，最是黃昏」（頁 725）、〈六么令〉：「前度書多隱語，意淺愁難答；昨夜詩有回文，韻險還慵押」（頁 710）、〈少年游〉：「西溪丹杏，波前媚臉，珠露與深勻；南樓翠柳，煙中愁黛，絲雨惱嬌鬢」（頁 725）。《小山詞》共用了五十四個詞調，有二十六個使用對偶，幾占二分之一，一闕詞之中也不只一組對偶句，有多達四組的情形。⁸⁵晏幾道化詞之散行爲駢儷，重視「句法」之「工」，形成整齊妍鍊的美感特質。

⁸⁵ 如〈臨江仙〉（旖旎仙花解語）、〈更漏子〉（柳閒眠）、（柳絲長）、（露華高）、（出牆花）均有四組對偶句。見朱孝臧輯校編撰：《彊村叢書》，頁 661、712、713。

其二，典雅含蓄的韻味：晏幾道「潛心六藝，玩思百家」，藏書甚為宏富，⁸⁶其學識的累積也展現在典故的運用和詩句的借鑒上。在典故運用方面，取材自經史子集，尤以詩人故實為最多；⁸⁷在詩句借鑒方面，使用截取、鎔鑄、增損、化用、襲用、櫟括等技巧，⁸⁸大量借鑒唐人詩句，尤其以白居易詩為最多，其次是李商隱、李白、杜甫、杜牧、溫庭筠等。⁸⁹用典和借鑒前人詩句，是詩歌慣用的技巧。不直接敘寫，而以典故和詩句委婉暗示，使讀者作更進一步的聯想。晏幾道「以詩為詞」，將此技巧運用在詞作之中，使詞語典雅含蓄，意蘊豐厚。如〈浣溪沙〉：「衣化客塵今古道，柳含春意短長亭」（頁 706），化用晉·陸機〈為顧彥先贈婦〉：「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唐·李白〈菩薩蠻〉：「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之意，表達客途奔波、歸鄉不得的辛酸；〈訴衷情〉：「南枝欲附春信，長恨隴人遙」（頁 721），化用吳·陸凱〈贈范曄〉：「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之意，流露天涯相隔、相思無由寄達的惆悵。〈鷓鴣天〉：「今宵臆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頁 667），引申唐·杜甫〈羌村三首〉之一：「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意，將闔家團聚的喜悅轉化為戀人久別重逢的驚喜，「臆把」、「猶恐」突顯無法置信、患得患失的心情。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稱譽小山此詞「為豔體中極致」、「曲折深婉，自有豔詞，更不得不讓伊獨步。視永叔之『笑問鴛鴦兩字怎生書』、『倚闌無緒更兜鞵』等句，雅俗判然矣」。⁹⁰《小山詞》的內容多寫男女情事，雖屬豔情，但「曲折深婉」、「為豔體中極致」，而歐陽修的部分豔詞不免流於淺俗。「雅」來自於書卷醞釀，點化鎔裁前人詩句典故，

⁸⁶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曰：『有類乞兒搬漆碗。』」卷3，頁19-20。

⁸⁷ 黃玫娟：《晏幾道與秦觀詞之比較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一文指出，《小山詞》出於《詩經》者兩例、出於《晉書·五行志》一例、出於《淮南子》、《韓非子》、《列子》、《莊子》各一例，所用詩人故實如崔護人面桃花、陸凱寄梅等共三十六個典故。頁179-217。

⁸⁸ 王偉勇在〈綜論兩宋詞人借鑒唐詩之技巧〉一文中，就兩宋詞壇借鑒唐詩之現象，歸納出九種技巧。見王偉勇：《宋詞與唐詩之對應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頁23-25。

⁸⁹ 卓清芬：〈「奪胎換骨」的新變——晏幾道《小山詞》「詩人句法」之借鑒詩句探析〉，《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31期，（2007年7月），頁99。

⁹⁰ 分別見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3821、3782。

使詞語典雅，詞意蘊藉，所以黃庭堅在〈小山集序〉中以「狹邪之大雅」肯定《小山詞》委婉含蓄的表達方式。

其三，綺麗清逸的語言特色：《小山詞》講究鍊字、設色濃麗、意象緊密、對偶精工，論者多以「綺麗」稱之。⁹¹然而《小山詞》尚有一種清新平淡的風格，以淺近清雋的語言傳達深厚纏綿的情意。清·馮煦《蒿庵論詞》云：「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求之兩宋词人，實罕其匹」、⁹²吳世昌《詞林新話》亦云：「《小山詞》比當時其他詞集，令讀者有出類拔萃之感。它的文體清麗宛轉如轉明珠於玉盤，而明白曉暢，使兩宋作家無人能繼」。⁹³《小山詞》的「淡語」、「淺語」、「明白曉暢」之處，乃得力於詩。晏幾道大量點化鎔裁唐人詩句，尤以白居易詩為最多。白詩以「淺近」著稱，⁹⁴然其「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⁹⁵之處，亦為晏幾道所承繼。如〈蝶戀花〉上闕：「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還少睡，畫屏閒展吳山翠」（頁 664），首句的「不記」，不是不記得，而是不願回想起離別的情景，心中的傷痛隱然可見。二、三兩句化用白居易〈花非花〉：「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感慨聚散無定。四、五兩句寫愁思之深，一夜無眠。陳永正《晏殊晏幾道詞選》指出：「吳山翠色，勾起對遠別者的懷想。畫屏之『閒』，反襯不眠人的心情煩亂」。⁹⁶沈祖棻《宋詞賞析》云：「這首詞也是寫離別之感，但卻更廣泛地慨歎於過去歡情之易逝，今日孤懷之難遣，將來重會之無期，所以情調比其他一些傷別之作，更加低徊往復，沉鬱悲涼」。⁹⁷淺顯曉暢的文字背後，蘊藏著幽微深刻的情思。晏幾道多借

⁹¹ 清·陳廷焯：《詞壇叢話》謂《小山詞》「風流綺麗」，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3722、鄭騫：〈成府談詞〉：「小山詞境，清新淒婉，高華綺麗的外表，不能掩其蒼涼寂寞之內心」，鄭騫：《景午叢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 年），上集，〈從詩到曲〉，頁 252。

⁹²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3587。

⁹³ 吳世昌：《詞林新話》（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134。

⁹⁴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元白張籍王建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事為工，然其詞淺近，其氣卑弱」，見丁仲祐編訂：《續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 年），上冊，頁 542。

⁹⁵ 清·薛雪：《一瓢詩話》：「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見丁仲祐編訂：《清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下冊，頁 870。

⁹⁶ 陳永正：《晏殊晏幾道詞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 年），頁 203。

⁹⁷ 沈祖棻：《宋詞賞析》（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年），頁 69。

鑒中晚唐之詩句，使《小山詞》在綺麗中帶有清新俊逸的風格，構成詩詞交會融通的語言特色。

除了詩法之外，黃庭堅謂晏幾道「寓以詩人句法」的另一層意義，是強調《小山詞》的抒情主體性，也就是詞人人格特徵的突顯。晚唐五代詞以應歌娛樂為主，內容多寫男女之間的相思戀情，多以代言體為之，作者的個人面目較為模糊。《小山詞》亦以相思戀情為主要題材，但傾注了晏幾道癡狂執著的性格以及華屋山邱的身世之感，突顯出作者的人格特質，正是「詩人」之主體意識進入詞體的展現。此外，《小山詞》運用比興寄託寄寓個人的理想襟抱以及潦倒不遇的悲慨，如〈采桑子〉「知音敲盡朱顏改，寂寞時情。一曲離亭，借與青樓忍淚聽」（頁 736）、〈虞美人〉「未知誰解賞新音，長是好風明月暗知心」（頁 730），流露知音不存的寂寞，顯示了詩道之精神質素對詞體的滲透。

晏幾道在立意作法上擺落俗套、別出心裁；在遣詞造語方面追求獨創，力避陳熟。清·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云：「小晏神仙中人，重以名父之貽，賢師友相與沆瀣，其獨造處，豈凡夫肉眼所能見及」，⁹⁸亦肯定其迥異流俗的獨到之處。立意修辭的新穎不俗，呈現清新開闊的個人風貌，便是「清壯」的第二層意涵。

（二）頓挫——章法布局的宛轉曲折

黃庭堅重視命意的轉折變化，「長篇須曲折三致焉」（〈別集〉，卷六，頁 4），所謂「頓挫」，便是從章法布局的宛轉曲折顯現出來。

《小山詞》以小令為多，篇幅雖短，章法卻多所轉折，極富層次。如〈蝶戀花〉：

夢入江南煙水路，行盡江南，不與離人遇。睡裏消魂無說處，覺來惆悵消魂誤。欲盡此情書尺素，浮雁沉魚，終了無憑據。卻倚緩絃歌別緒，斷腸移破秦箏柱。（頁 667）

唐圭璋《唐宋詞簡釋》云：「此首一起從夢寫入，語即精鍊。蓋人去江南，相思不已，故不覺夢入江南也。但行盡江南，終不遇人，夢勞魂傷矣，此一頓挫處。既不

⁹⁸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 4426。

遇人，故無說處，而一夢覺來，依然惆悵，此又一頓挫處。下片，因覺來惆悵，遂欲詳書尺素，以盡平日相思之情與夢中尋訪之情。但魚雁無憑，尺素難達，此亦一頓挫處。寄書既無憑，故惟有倚絃以寄恨，但恨深絃急，竟將箏柱移破。寫來層層深入，節節頓挫，既清利，又沉著。⁹⁹此詞前三句化用唐·岑參〈春夢〉：「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反映了相思之深重、追尋之迫切。從夢中不遇、怨懷無托、寄書難憑到彈箏抒怨，文意迂迴，層層轉折。「江南」和「消魂」的疊用，以反跌遞進的句法，使情感倍增綿邈。¹⁰⁰

〈清平樂〉：

暫來還去，輕似風頭絮。縱得相逢留不住，何況相逢無處。去時約略黃昏，月華卻到朱門。別後幾番明月，素娥應是消魂。（頁 684）

前兩句以風中柳絮比喻人事聚散無定，短暫的歡會與長久的別離恰成對比，此一層意也。縱使相逢也挽留不住，何況無處相逢，此又一層意也。離別之際，依稀是黃昏時分，直到月光灑遍門戶，仍然怔忡不已，此又一層意也。離別以後，明月幾度圓缺，月宮中的嫦娥應該和自己一樣，領略了黯然消魂的孤寂滋味，此第四層意也。俞陛雲《唐宋詞選釋》云：「先言無處相逢，似已說盡矣，後段託明月以見意。縱不相逢，而相思仍無既，真善寫情者」。¹⁰¹上下闕各分兩層，上闕寫至「相逢無處」，看似意已說盡，卻又於下闕轉入他意，分「去時」、「別後」兩層反覆申說，流露無窮無盡的相思。

〈采桑子〉：

別來長記西樓事，結遍蘭襟。遺恨重尋，絃斷相如綠綺琴。何時一枕逍遙夜，細話初心。若問如今，也似當時著意深。（頁 737）

上闕懷想舊情。以「結遍蘭襟」顯示「長記」的無法抹滅，因感情斷絕而造成的「遺恨」，只能徒自追尋。下闕開頭兩句寫對未來的期盼，「何時」的提問表達重續前

⁹⁹ 唐圭璋：《唐宋詞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 81。

¹⁰⁰ 陳祥耀：〈蝶戀花〉賞析，見唐圭璋等著：《唐宋詞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8年），頁 539。

¹⁰¹ 俞陛雲：《唐宋詞選釋》，頁 185。

緣的渴盼與剖白心跡的希望。結尾兩句點出如今的情懷，還像當初一般的用情深摯。此詞的時間安排極富層次，現在（別來長記）→過去（西樓事）→現在（結遍蘭襟以下三句）→未來（何時）→過去（初心）→現在（若問如今）→過去（當時著意深）。俞陛雲《唐宋詞選釋》指出：「下闋以三折筆寫之，深情若揭」，¹⁰²以章法的宛轉曲折呈現迴環繚繞的情感。

〈玉樓春〉：

雕鞍好為鶯花住，占取東城南陌路。儘教春思亂如雲，莫管世情輕似絮。古來多被虛名誤，寧負虛名身莫負。勸君頻入醉鄉來，此是無愁無恨處。（頁695）

此詞全屬七言，頗近七律。前兩句指出在遊賞春光的好時節，應先策馬占取有利的位置，隱含古詩十九首「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¹⁰³的自嘲和諷刺。心緒紛擾的原因是人情淡薄，輕如飛絮。此句化用唐·李咸用〈依韻修睦上人山居十首〉：「早日人情飛絮薄，可堪時令太行寒」之句意。¹⁰⁴下闋開頭兩句寫自己的抉擇：寧願捨棄世俗的虛名，也不願辜負初心，扭曲自我。結尾點出自己的失落：現實坎坷難行，只有醉鄉才是無愁無恨的好地方。此詞兩句一轉，越轉越深，從春光明媚的歡愉到頻入醉鄉的沉痛，情感落差懸殊，筆法跌宕曲折，對偶工整妍鍊，是晏幾道「寓以詩人句法」的典型詞作。

陳定玉〈小梅風韻最妖嬈——論晏幾道對令詞發展的貢獻〉一文指出：

跌宕頓挫即指詞情詞勢起落的力度及其在章法上的體現。詞的情感勢差懸殊，如潮漲潮落，才能引發出跌宕的筆勢，釋放出搖撼人心的能量。小晏詞的詞情具有對立情感複合的性質。歡聚與怨別，熱戀與感傷，富貴與落拓，旖旎與冷落，執著與輕狂，兀傲與悲憫，每多相依相伴，交互交織。兩極對立的情感體驗形成了深巨峻峭的情勢落差，頓挫力之源蓋出於此。¹⁰⁵

¹⁰² 俞陛雲：《唐宋詞選釋》，頁189。

¹⁰³ 漢·〈古詩十九首·今日良宴會〉，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古迂書院刊本增補六臣註文選》，卷29，頁536。

¹⁰⁴ 唐·李咸用：《披沙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本，1965年），卷6，頁29。

¹⁰⁵ 陳定玉：〈小梅風韻最妖嬈——論晏幾道對令詞發展的貢獻〉，《中國韻文學刊》1994年第1期，頁

《小山詞》的起伏跌宕多來自情感的矛盾對立，在衝突之中形成拉鋸的張力。特別是今／昔之間的對比，悲傷／歡欣、無情／有情、淺情／深情、冷淡／熱烈、疏離／糾纏，在時間和空間的交織錯綜中體認「感光陰之易遷」、「嘆境緣之無實」的幻滅感。¹⁰⁶從過往的擁有到今日的失落，從極歡到極悲，從熱烈纏綿到冷漠疏離，今昔之間巨大的落差造成情感強烈的衝擊，達到「能動搖人心」的藝術效果。

除了情感的衝突對立之外，晏幾道也透過心理的轉折、細膩的鋪敘，營造情感的多重層次。如〈鷓鴣天〉（頁 667）有「彩袖殷勤捧玉鍾」的多情，於是有「當年拚卻醉顏紅」的回報，因而有「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的傾心投注。「從別後，憶相逢」陡然一轉，以當年相逢的歡樂對照別後相思的苦楚，夾雜著「幾回魂夢與君同」的虛幻慰藉與企盼，「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如今重逢，反而疑真似幻，無法置信。從相逢→分離→重逢，從真實→夢境→疑真似夢，從歡樂融洽→魂縈夢繫→驚喜交集，在意外重逢的喜悅中流露得而復失的恐懼和擔憂，情感的收放張弛，構成了「動搖人心」的力量。

《小山詞》在章法布局的宛轉曲折，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揉合了長調的作法，一是吸收了詩歌章法布局的特色。

以長調的作法而言，楊海明《唐宋詞史》指出：「（小晏詞）在繼承傳統令詞的特色之外，又吸收了慢詞的某些技巧因素，注意在詞勢章法上有所改進，從而使它在勻整的體式中渾涵著一種『頓挫』之美」。¹⁰⁷《小山詞》有長調委婉鋪敘、形容曲盡的長處，和長調一樣，著重起伏轉折的詞勢，層遞深入的章法。在短小整齊的體式中，潛藏波瀾壯闊的情感。¹⁰⁸劉永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云：「其詞能於小令之中，具有長調之氣格。查慎行有詩曰：『收拾光芒入小詩』，叔原可謂能收拾光芒入小詞者。昔人評其詞『清壯頓挫』，亦因其能『收拾光芒』，故能『清壯

77。

¹⁰⁶ 宋·晏幾道：〈小山詞序〉：「考其篇中所記悲歡合離之事，如幻如電，如昨夢前塵，但能掩卷撫然，感光陰之易遷，嘆境緣之無實也。」見朱孝臧輯校編撰：《彊村叢書》，頁 654。

¹⁰⁷ 楊海明：《唐宋詞史》，頁 259。

¹⁰⁸ 楊海明：《唐宋詞史》：「小晏寫詞常喜選用那類體式整齊的詞調……在這種表面平緩均勻的體式之下，作者往往又潛寓進波瀾起伏的感情內容，這就形成了它那『清壯頓挫』的美感」，頁 259-260。

頓挫』也。」¹⁰⁹

以詩歌章法的布局而言，清·方東樹《昭昧詹言》云：「七律束於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須具縱橫奇恣開闔陰陽之勢，而又必起結轉折章法規矩井然，所以為難」。¹¹⁰詩歌章法講究起結承轉、脈絡分明，又須曲折變化、離合錯綜，具開闔動蕩之勢。《小山詞》多用五言和七言的詩歌句式，其精工整鍊的句法和虛實順逆的章法多得力於詩歌。《小山詞》的「頓挫」，正是黃庭堅所謂「寓以詩人句法」的結果。

清·杜文瀾《憩園詞話》卷二引周之琦云：

詞之有令，唐五代尚矣。宋惟晏叔原最擅勝場，賀方回差堪接武。其餘間有一二名作流傳，然皆專門之學。自茲以降，專工慢詞，不復措意令曲。其作令曲，仍與慢詞聲響無異。大抵宋詞閒雅有餘，跌宕不足。長調則有清新綿邈之音，小令則少抑揚抗墜之致，蓋時代升降使然。雖片玉、石帚，不能自開生面，況其下者乎。¹¹¹

從周之琦的論述可以推知，晏幾道「最擅勝場」的原因，便在於其令詞具有「抑揚抗墜之致」，以錯綜曲折的章法布局、跌宕起伏的情感，為柔緩的令詞別開生面，可說是黃庭堅〈小山集序〉所謂「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的進一步詮釋。

四、結論

黃庭堅使用「清壯頓挫」評論《小山詞》，特別標舉作者的性情襟抱，是內蘊的嶽崎磊落的品格風骨和不隨人俯仰的豪氣顯露於外的表現。「清壯」亦指作品立意修辭的風貌，追求新穎獨特，避免陳熟庸俗，呈現出清新開闊的個人特色。所謂「頓挫」，是指作品命意的轉折變化，從章法布局講求頓挫之姿。黃庭堅謂《小山

¹⁰⁹ 劉永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臺北：龍田出版社，1982年），頁42。

¹¹⁰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頁375。

¹¹¹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頁2865。

詞》有「清壯頓挫」的特質，乃從作者的人品胸次、作品的立意修辭、章法布局等不同的層次合而觀之。

晏幾道磊隗權奇，疏於顧忌，疏離仕途功名，不肯趨附流俗。其孤高耿介、癡狂不羈的性格，使他飽嘗世道人情的冷暖以及淪落不遇的打擊。黃庭堅在詩文中多次提到晏幾道對待朋友篤於風義、豪情慷慨的一面，展現了磊落清壯的品格風骨。

《小山詞》在立意修辭方面追求新穎獨創，自成一家。況周頤《蕙風詞話》以「其獨造處，豈凡夫肉眼所能見及」，肯定其迥異流俗的獨到之處；夏敬觀亦以「意新」、「語新」、「作法變幻」稱賞其遣詞造語的推陳出新。立意修辭的新穎不俗，呈現出清新開闊的個人風貌，便是「清壯」的另一層意涵。

《小山詞》揉合長調的作法以及詩歌章法布局的特色，在篇幅簡短的令詞中展現了轉折錯綜的章法，離合變化，具開闔動蕩之勢。章法布局的曲折頓挫，來自情感的波瀾起伏。或以悲傷/歡樂、冷淡/熱烈等矛盾對立形成情感的跌宕衝擊；或以委婉鋪敘、宛轉層遞的筆法突顯情感的往復低徊，達到「能動搖人心」的藝術效果，為柔緩的令詞開展出具有抑揚抗墜之致的新風貌。

《小山詞》「清壯頓挫」的特質，和「寓以詩人句法」的表現方式有關。《小山詞》多採五言和七言的詩歌句式，使用鍊字、對偶、借鑒前人詩句等技巧，運用倒裝、拗句等詩歌句法，以及虛實順逆的詩歌章法，援引詩歌句法入詞，以比興手法寄託個人潦倒不遇的悲慨，突顯了作者的人格特質，是「詩人」之主體意識以及「詩道」精神進入詞體的展現。北宋中期以後，蘇軾、黃庭堅等蘇門中人致力於詞體的革新，在觀念上泯除詩詞之界限，將詞視為抒情言志的獨立載體，重視作者個人情志的展現。黃庭堅以「寓以詩人句法」評論《小山詞》，正是以評論詩的態度和方法來評論詞，強調「詩人」的品格情志和以詩之「句法」入詞，形成「清壯頓挫」的美感特質，在詞學批評上具有重要的意義。黃庭堅揭櫫《小山詞》「清壯頓挫」的特色，也顯示北宋中期的詞逐漸脫離以代言為主的「詞為豔科」的拘囿，轉向詩體抒情言志的精神功能，在詞史發展上可視為由「歌詞之詞」過渡到「詩人之詞」的里程碑。

參考書目

(一) 古籍

-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臺北：新陸書局，民 53 年。
-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古迂書院刊本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69 年。
- 唐·房玄齡等奉敕撰，《晉書》，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民 72 年。
-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臺北：里仁書局，民 70 年。
- 唐·李咸用，《披沙集》，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本，民 54 年。
- 宋·蘇軾，《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 64 年。
- 宋·黃庭堅，《山谷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民 72 年。
- 宋·趙令時，《侯鯖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廣文書局，民 57 年。
-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民 72 年。
- 宋·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錄》，臺北：廣文書局，民 59 年。
- 宋·費袞，《梁溪漫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年。
- 清·康熙四十五年敕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 清·厲鶚，《宋詩紀事》，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民 72 年。
- 清·厲鶚著、董兆熊注，《樊榭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世界書局，民 53 年。

(二) 近人編輯、論著

- 丁仲祐編訂，《清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民 54 年。
- 丁仲祐編訂，《續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民 72 年。
- 文懷沙主編，《隋唐文明》，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5 年。

- 王偉勇，《宋詞與唐詩之對應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
- 王雙啓編著，《晏幾道詞新釋輯評》，北京：中國書店，2007年。
- 朱孝臧輯校編撰，《彊村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谷風出版社編輯部編，《藝林叢錄》，中和：谷風出版社，1986年。
- 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彙評·兩宋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吳世昌，《詞林新話》，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沈祖棻，《宋詞賞析》，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 林明德，《晏幾道及其詞》，臺北：文馨出版社，民64年。
-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 卓清芬，〈「奪胎換骨」的新變——晏幾道《小山詞》「詩人句法」之借鑒詩句探析〉，《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31期，2007年7月，頁99。
- 俞陛雲，《唐宋詞選釋》，臺北：廣文書局，民59年。
- 桂第子譯注，《宣和書譜》，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
- 涂木水，〈關於晏幾道的生卒年和排行〉，《文學遺產》1997年第1期，頁107-108。
- 高國藩，〈論晏幾道的癡情——兼談林黛玉的癡情〉，《撫州師專學報》1997年第4期，頁1-6。
-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唐圭璋，《唐宋詞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唐圭璋等著，《唐宋詞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8年。
- 馬茂元選注，《唐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殷光熹，〈悲怨深婉、沉鬱頓挫的小山詞〉，《雲南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第25卷第2期，1993年4月，頁37-43。
- 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民70年。
- 張惠民編，《宋代詞學資料匯編》，廣東：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
- 張海鷗，《北宋詩學》，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
- 張海鷗，《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

- 陳定玉，〈小梅風韻最妖嬈——論晏幾道對令詞發展的貢獻〉，《中國韻文學刊》1994年第1期，頁71-78。
- 陳永正，《晏殊晏幾道詞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年。
- 黃玫娟，《晏幾道與秦觀詞之比較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8年6月。
- 楊海明，《唐宋詞史》，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6年。
- 新興書局編，《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民67年。
- 葉幫義，〈清壯頓挫—小山詞與蘇門詞主體性創作的表徵〉，《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頁66-69。
- 臺靜農編，《百種詩話類編》，臺北：藝文印書館，民63年。
- 劉永濟，《唐五代兩宋詞簡析》，臺北：龍田出版社，民71年。
- 鄭騫，《景午叢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民61年。
- 蔣哲倫、傅蓉蓉，《中國詩學史·詞學卷》，廈門：鷺江出版社，2002年。
- 蔣寅，〈古典詩學中「清」的概念〉，《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頁146-157。
- 鍾陵，〈清壯頓挫小山詞〉，《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頁39-45，又見於《南京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頁9-14。
- 韓成武〈「沉鬱頓挫」新解〉，《學術研究》2004年第10期，頁138-140。
- 蕭麗華，《論杜詩沉鬱頓挫之風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75年5月。
- 顧易生、（韓）金昌娥，〈宋代江西詞人晏殊、晏幾道、歐陽修、黃庭堅的詞論〉，《陰山學刊》1996年第2期，頁14-17，下轉頁91。